

朗纪山乡村人物系列之六

老王

□郎纪山

老王，叫王×林，家是吴城的。听老辈人说，老王在当年剿匪反霸时曾当过区武装队长，后来农业合作化高级社时任副社长。一次打机井时，钻井锥杆间的对接处不知为啥脱落了。而井刚打了一半儿，有一二十米深。如果报废，集体的损失就大了。那时候，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。作为干部的老王更是茶饭不思，忧心如焚，整天围着井口转。

钻井技术人员说，没有啥好办法，除非人下到井里去，把滑脱的锥杆儿拧上，但这么做非常危险。老王一心想着集体，就自告奋勇下井。

当时，正值春末夏初，天气还很凉。老王脱去衣服，仅穿了个裤头儿。下井前，为驱寒先灌了几气白酒，然后腰上束了长绳，顺着锥杆儿潜到冰冷刺骨的井窟里。站在井旁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。大概过了七八分钟，见束腰的绳子晃动，人们七手八脚一齐往上拉。等把老王拉上来之后，只见老王脸色苍白，身子成了一摊泥。人们赶快给他裹上被子，灌喂姜汤。

老王喝了姜汤，暖了一会儿，才缓过神儿来，说：“总算拧上了！”

后来的日子里，老王总觉得看东西好像隔了一层薄雾，模糊不清，也没有太在意。时间一长，眼睛越来越模糊，这才慌了神，去找医生看。医生听了，说：“你这叫‘气蒙眼’，也叫‘热寒症’。想想看，你喝了酒，热身子，猛地下到井里，冷水一激，一热一寒，气往上涌，郁积于眼，会不落病！”

“那咋办？”

“先用点儿药试试。”

“能治好吧？”

“难说。试试看吧。”

老王的眼病到底没治好，还是瞎了。

听人说，盲人最怕“半路瞎”。如果先天盲了，感觉到的除了黑暗还是黑暗，不是很着急。而“半路瞎”就不同了，因为看到过光明，看到过五颜六色，现在突然盲了，如同坠进了无底的深渊，所以就感到特别急，特别绝望！更何况老王，虽称不上叱咤风云，但毕竟闯南走北，风光过、辉煌过。如今，他成了一个瞎子，屋门难出，大门难迈，老王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。

于是，老王就想自杀。有好几次幸亏家人发现及时，才未酿成大祸。但老王毕竟是老王，几年后，他接受了现实，情绪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。

静下来的老王不想坐吃闲饭，寻思着做点儿事。思来想去就决定学说书。家人也觉得行，学会了说书，不但能讨口饭吃，挣个零花钱，更重要的是能出去走动走动，散散心，心情会好些，毕竟以后的日子还很长。

于是，老王就拜一位说书艺人为师。因为老王小时候上过高小，算是读过书有文化，学起来就比较快，几年下来，就学得差不多了。开始，老王跟着老艺人走乡串村边学边说，学成后就与老艺人分开了。

后来，老王来我们这里说书。印象中，老王中等偏高的个子，黄白颜色，胡须不多，喉音有点儿重，猛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瞎子，细看两眼好像蒙着一层薄纱。

那时，说书流行说“新书”。所谓“新书”，指的就是革命战争题材的书本儿，如《烈火金刚》《战徐州》一类的。老王在我们村里就说唱这一类的书。

与老王搭班儿是我们村附近的孟周，人称“瞎子周”，坠胡拉得不是太好，不过配合得也算默契。老王说书时粗喉咙哑嗓，如牛吟虎吼，夜里能听二里远。道白不但口齿清楚，而且能模仿不同年龄、身份的人的腔调，一个人简直就是一台戏。所以，老王说的书，大

家很爱听。到了一个村，一般都能说上个月儿四十。

老王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不但说话和和气，做事随和，人也实在。所以，不论到了哪一个村，都能和当地群众合得来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亲和力。我父亲就是在那时与说书的老王成为好朋友的。

当时，我父亲在生产队里当干部，老王来我们村说书多由我父亲跑前跑后地张罗。时间一长，两人就聊得投缘。原因是，两人的年龄相仿，经历相似，土改、剿匪反霸时都当干部，两人的性格、心底儿也相近。那时，我七八岁光景，已大记事儿了。

有一天，我父亲说：“老王，我就一个男孩，干脆认给你算了。”“我有仨孩儿，再认个也不多。”老王说。打这以后，我就喊说书的老王为老王伯。

老王伯在村里说书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，只要一出门，就喊：“孩儿，快给您伯牵住‘马’（一根竹棍儿，盲人称‘竹马’）！”我就牵住老王伯手中的竹棍儿很小心地朝说书场儿走去。

有一年麦罢，秋苗子锄过三遍，老王伯又来我们村里说书，一连说了一个多月，快收秋是才走。临走时，特意买了一篮子甜瓜让人送到我家。后来听人说，这一篮子瓜是老王伯早几天就托人买的，花了三块钱。而那时，他说一晚上市，生产队才给他两元钱的报酬。

从那以后，不知为何，老王伯再也没有来过我们这里说书，我也没有见过他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时常还会梦见他。

作者简介：

郎纪山，男，1962年生，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。近年来，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。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，他用白描的手法，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，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。

慰问

□李世营

我从医学院毕业，分配到县医院当了牙科大夫。参加工作半年多，亲戚朋友结婚，同事小孩上大学，送出的大小礼金一个接一个，直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
春节到了，要置办礼品，走亲访友，封送红包，算下来，过一个春节，又要好几千块。

这天上班，我刚拿出工资本准备盘算春节开支。牙科门诊部来一个颠簸老汉，面目清瘦，腰板硬朗，手上拎一个沉重的麻布袋子。

我正在发愁。没等他坐下，就有些不耐烦。

“看病？”

“没病！”

“没病来医院？有‘病’？”

老汉一愣怔，神色挺紧张：“牙疼！”

“牙疼还不是病？”

老汉缓缓放下麻布袋子，扶着对面椅子坐下，慢慢喘息着。我顺手捏起镊子，老汉顺从地张开嘴，镊子探进老汉

口腔，压一压牙齿，我眯起眼看一看，镊子又缩回来。

“名字？”

“王德福！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62！”

“牙龈有炎症，化验下，再做进一步诊断。”放下镊子，我心一横，习惯地拿起笔，麻溜开出一张张单子：口腔激光扫描，做CT、拍片子，透视检查……

我手中笔走蛇舞。寒冬腊月，老汉的额头竟沁出颗颗大汗珠，油光闪亮。

“我是来送、送红薯……”

“这是医院，不买红薯，要服从医生的嘱托。”瞥一眼老汉，我不屑地推过去一堆化验检查单子。“牙疼虽是小病，疼起来，也能要人命。”

老汉犹豫半晌，双手抖颤着，接过去，艰难起身。

一个小时后，老汉拿着一堆检查报告回来了。我粗略估算下得400多元，再开几盒消炎药、止痛片，费用近500元。

老汉一脸凝重。我却不动声色，望望桌上随风翻动的工资本，一阵窃喜。

老汉迟疑一会，起身蹒跚地走了，颠簸如寒风中舞动的枫叶。

没过多久，院长打来电话：“小李，镇上的退伍军人老王，以前落下了牙疼的病根。今天他要到县里去，顺便去我们医院，你给他诊断下，开几盒好的消炎药、止痛片。这钱，由我来付。”

院长一讲，我想起来。今年我们医院慰问的转业军人，有一个叫老王，在一次作战行动中左腿负伤，荣立过二等功。前几天院长去慰问，送了米面油和500元慰问金。据说，老王很执固，执意将500元慰问金捐给了镇上的贫困生。

“老王非要把自家种的红薯给我们送来。老王的心情，我们领了。红薯就收下吧！老王的老伴长期有病，你先替我垫给老人200元钱，让老王给老伴买点补品。”

“老人叫什么？”

“王德福！”

我来不及挂电话，急忙追出去。走廊里凉风刺骨，落下个鼓鼓的麻布袋子，孤零零立在牙科门诊前。

散文·花香水韵

小商桥的灯节

□郑曾洋

在我们小商桥，充满诗情和浪漫色彩的元宵节又叫灯节，灯节虽然不及春节隆重，却比春节华丽、热烈，更让人怀念。

一到灯节傍晚，月上柳梢头，小商桥街上就已经热闹非凡：踩高跷的，划旱船的，耍狮子的，扭秧歌的，还有敲锣打鼓的。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扭秧歌的，最前面一个男的，戴着高高的红帽子，那腰扭得，让围观的老少爷们笑得前仰后合。

记忆中也放烟花的，各种各样的烟花种类繁多，色彩缤纷，璀璨夺目，有的像繁星满天，有的像梨花带雨，有的像菊花绽放，有的像金龙狂舞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过去元宵节晚上，印象最深的还要数“灯”。往往离元宵节还有几天，小商桥的大街小巷，每隔几十步就有一座高粱秆捆扎的“灯山”，家家户户门前都会挂起各式各样的灯，最吸引眼球的要数走马灯，走马灯中心点上蜡烛，里面的纸转了起来，外面的纸屏上映出了车、马、兵的影子。灯前往往挤满了人，大人小孩都有，不过还是小孩居多。

记得小时候，走在小商桥的元宵节街上，人们个个笑逐颜开，最开心的当然要数小孩子。几乎每个小孩子手上都有一盏灯，兔子灯、绣球灯、鱼灯、西瓜灯……不过这些灯大多是买的，我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花灯，爷爷用高粱秆扎了一盏五角星形状的花灯，用花纸糊上，里面点上蜡烛，掂在手里也非常神气，常常招来同伴的羡慕嫉妒恨。

如今，那些各式各样的花灯已经很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科技的花灯。一到灯节前几天，小商桥旅游区或者花桂庄园还会有商业性的大型灯展，各种花灯形状各异，有三阳开泰、八仙过海、嫦娥奔月、昭君出塞……再配上电、光、声现代科技手段，光怪陆离，如梦似幻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我喜欢灯节，喜欢用花灯的纷呈色彩，点缀着美好的生活，但不知为何，我一直怀念爷爷给我扎的五角星灯笼，怀念走马灯，怀念过去小商桥的灯节。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：13938039936